

我親歷武昌起義

劉家麟

筆者世居武昌城內小都司巷，兩湖總督衙門後園牆，便毗鄰我家西邊，朝北是督練公所及江夏縣署，和宣統元年新建的模範監獄。靠東是最繁盛的長街，再往東，即存儲軍火中心的楚王臺，與軍隊駐地工程營，左旗、右旗、南湖等。我的大兄兄于役三十二標（團）督隊官（連附）三先兄充總督衙門教練隊副目（副班長）。那時我僅十齡，是一名初等學堂小學生，光陰荏苒，迄今五十七年了。過去每屆雙十國慶紀念日，報章雜誌，滿載着達官顯宦譏言名論，今承編者索稿，並非煌煌巨著，而是就記憶所及將起義時形形色色和頭銜情景，隨手拈來，茲逢國慶，又值復國建國前夕，誠亦為中外雜誌讀者所樂聞也。

制臺衙門烈士首級

記得辛亥那年，夏季非常炎熱，武漢是素負盛名的燠熱盆地，然一過立秋交到白露，天氣也就涼爽了。軍隊仍着黃卡其布單軍服，祇聽到大兄向先母道：「這幾天外面不靖，捉了好多人」

官兵都要請假，才能外出。」先三兄也忽忙忙回來向先母說：「衙門兵力不够，昨日又調來了一排馬隊守外衛，我們守內衛，今晚還要夜審黨人，特回來取衣，以禦夜涼。」先母知道時局有變化，再三叮囑我：「外面世界不好，放學後少在外面跑。」先君執教兩湖書院，在旁掀髯道：「恐怕要回到圓領大袖的時候了。」

八月十九日，是西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，這天清晨，街頭上轟傳制臺衙門殺了三個人，古老的武昌城，平時正如一泓死水，頓時起了陣陣漣漪，像潮水般的人潮，擁向東西轄門看熱鬧。

我從人縫中擠到前面，這三個人頭，面向衙門大堂，左右各以灰磚一塊支着頸頸，臉色灰黯，血肉模糊，眼瞓微斜未閉，這就是正史上的彭楚藩、劉堯澂、楊宏勝三烈士。後來官廳在此處建築了一座八角亭，內鑿石碑，文爲：彭、劉、楊三烈士就義處。卅八年春我由上海回到武昌，這八角亭尚巍然存在。

入晚，聲嘶者鳴二更（九時）忽聽得砰砰槍道：「恐怕要回到圓領大袖的時候了。」天亮了，探首外望，一如平昔，我偷偷地跑到東轄門進大門直奔先三兄兵棚中，四顧寂然，闖無一人，皮帶、裹腿、軍帽、被服等狼藉滿地洞，後來知是總督瑞澂偕內眷及衙隊均由此洞逃走，出文昌門，登楚村砲艇東駛劉家廟，奏明皇上請旨並認罪。

秋高氣爽，風和日麗，一夜間，推翻了溝清皇朝，真是兵不血刃，光復了武昌城了，商店門扉半啓，市民垂着辦，背着手，靜以觀變。起義官兵三三五五，左腕白布，荷槍實彈，擎着大幅白底「興漢滅清」四個黑字旗幟，往來街頭有幾

家大足頭號敞開大門，將所有白布、白綢，一捆捆在櫃檯上，自動地贈與各部隊應用，有許多老百姓，將家中白被裏撕開，一床一床捐獻出來，真可謂同德同心，光復中華，幾聲槍響，萬方景從。

黎元洪訂十八星旗

第八混成協（旅長）黎元洪，被拖出任鄂軍大都督，第一要案，即製定民軍旗幟，爲雙重九星，交叉成爲十八個尖角星，就是象徵十八行省大團結之意，當時軍政機關及部隊裏，都是沿用此旗，過渡時期，固無所謂國旗與軍旗之分也。後來袁世凱就任大總統，改用紅、黃、藍、白、黑五色旗，表示漢、滿、蒙、回、藏一家，五族共和之謂。今天青天白日旗，原係黃花崗烈士陸皓東所製定，國父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職時，海軍總長程璧光率艦隊來歸，即一體改用此旗，到民國十六年定都南京，全國一致奉行。

以前有許多文化人，以武昌起義爲背景，拍攝電影及杜撰小說，都高懸今日國旗，實係大誤。當時沒有宣傳這類名目，但是幹這項工作者，却是做得很澈底。大清帝國黃龍旗是卸下了，各機關大門口「門神」及牆壁上之「天狗吃日」圖案，均以白石灰塗得乾乾淨淨，凡沾有皇上，大清字樣也一一抹上一塊黑漆。清制，剃頭擔是奉旨爲人民髮難善辦的，原有斗方施擣，這時也紛紛自動拆掉，可以說做到入木三分。

婦女「放足」，男人「剪辮」運動，風起雲湧，一羣一羣的人潮圍在一堆，一人立在方棹上

，指手畫腳，口沫橫飛，痛斥滿清入關，虐待漢人之慘苦罪狀，我們要趕快實行婦女放足，男的馬上剪辮子，剃頭店的生意興隆，門庭若市。我家對面住的是一位道員候補，每日乘四人轎去制臺衙門辦公，大家叫他爲周大人，先君與他有唱和之誼，一日，他的男僕請先君到他公館，原來他不好意思去剃頭店剪辮，同時看看先君辮子已剪，乃給與並州剪，將他的三千煩惱絲代爲剪掉，附近知者，都贊爲談助。

湖北兵力，原祇一鎮（師）一混成協（旅），起義後，應付未來局面是不够的，都督府成立時，擴軍計劃，即雷厲風行，通衢要道，都是「招募新兵」白紙條，我家附近之兩湖書院，軍務部即設於此，大門外，也置有方棹，上面擺着文房四寶，插一「招募新兵」四字小旗，我跑去應徵，坐在上面一位官長瞟了我一眼，笑了一笑，旁邊站着一位衛兵，將他的步槍與我一比，我還不及槍高，窘得我赧顏而退，真隔半個世紀！

一此事我還記憶猶新。

清廷間武昌舉義，起用袁世凱，第六鎮（師）統制馮國璋率部到了漢口外圍，一把火，燒了七天七夜，這是辛亥九月初七日事，濃煙彌漫，火舌達十餘處，漢口華界繁盛之區如黃陂街，四官殿等處都化爲灰燼，無家可歸的難民達十餘萬人，武昌商會慈善會透過漢口領事團組成救濟會，有救濟會白底黑字旗幟小小輪每日往返兩次，畫破江面沉寂。

民軍裝束武松打虎

大時代裏招募新兵，四鄉來城應募者，途爲之塞，尤其各校學生投筆從戎者不知多少，初步擴成爲八個師，老兵調到前線，新兵分別集中訓練，就中組成的有：敢死隊、炸彈隊、衝鋒隊等，名目不一，效死爲先，所着服裝類似平戲臺上武松打虎之扮裝，街上五色繽紛，目爲之眩。

清軍佔領漢陽龜山，每日炮擊武昌，閱馬廠諮詢局是都督府，屋頂是圓形。一夕，一開花炮彈落於圓形屋頂，直線下垂，把一個議事廳，炸得面目全非。這一來，大都督黎元洪拂印出走離城六十華里之紙坊，城內居民紛紛逃到四鄉避難，許多年青婦女都化裝了，不是今日袒胸露背和塗抹脂粉的化裝，而是選擇極體極破舊衣服裝在身上，白晰的臉蛋兒，塗上一層黑鍋底煙，驟然看到，只見兩隻眼睛，雜在難民羣中，避免人看到。我的幾個姻姪姐姐，就是這樣打扮。

南北和議未成，雙方加緊備戰，湘、川、蘇、贛援軍絡繹於途。時有女子沈佩貞來鄂投效，組成「女子北伐軍總隊」，自任總隊長，騎馬佩劍，髮髻高懸在後腦上，英姿勃勃，我聽過她的演講，當然是開風氣之先，人多驚而訝之。此人後被袁世凱收買，聘爲公府顧問，民初爲舊京政治上最風頭人物，現在七十左右的人，大都知之。最後人老珠黃，姘一桂籍人士，抑鬱潦倒到桂林養病而死。

黎元洪逃到紙坊，未三日，袁世凱派劉承恩、朱淑南來停戰議和。時武昌城內逃跑一空，僅靠各善堂所組成的民團維持秩序。現在臺灣的八十九歲張知本氏，正任都督府司法部長，他於晚間帶着兩名衛兵騎一匹驥子巡邏市區，藉助警

方之不及。去年雙十節，我與張氏相晤，談到首義時騎驢巡查，張氏莞爾而笑，他說，那時一般人都發出光和熱，齊力以赴，專制政權，當然容易崩潰。

黃興由督理處來電，知都督府前搭設受命為前敵指揮，我派在營室最前排，看黃氏者，音布軍服，足登草鞋，腰綁水袋，滿口湖南音者，痛斥驥虎入駐中原二百六十餘年之血腥鎮壓。拜命後，即率數十名肩背大刀繫以紅綢之衛士出發赴漢陽前線，指揮作戰，臺下軍民報以雷動的掌聲，尾送到江干而返。

湖北督練公所總辦（陸軍訓練部）寶瑛，韓
黃旗人，他的一位小姐，花信年華，穿着女裝，大
衫，頭上繫一青巾，面目塗抹一層黑鉛煙，她在
人羣中外出逃難，想混開口，到處不易看出来，也
可能是內線檢舉，被幾個軍人帶到華嚴模範
小學堂門前，她跪着，一口純粹京腔，請求憐恕，
我在旁邊看見幾位荷槍軍士，似有不忍之意，
這時，突然又來了幾位士兵，手起刀落，這位如
花似玉麗質小姐，登時身首異處。看熱鬧的人，
都嚇得四面逃散，驚懼不已。

起義時前後四五天，都督府未正式成立，安民告示亦未張貼。市面上雖然很平靜，但藉殺戮子爲名，也有許多仇殺事件，我親眼看見兩起。其一是在望山門內，一佩刀軍官騎馬而來，見着長衫者，抽出指揮刀，將着長衫者迎面擊去。

着長衫者，抽出指揮刀，將着長衫者迎面擊去，着長衫者奔於左邊火場內。這軍官趕入，亂刀劈死。又一起是在模範監獄圍牆旁，兩兵士殺一行人，指爲旗人，我遠遠看見這三人是由爭執吵架而起，被殺者肩胛都被刺刀剗刷。凌遲，人肉細切，色幾與黃牛肉一樣，尤其人油，其色橙黃，晶瑩可愛。

先大兄在三十二標充下級軍官，第三天清晨

◎ 服務大眾的宗旨

華南銀行為

辦理

存款 放款 服務 服務 服務 服務
國內外匯兌服務 庫業 庫業 務務 務務
倉代理 服務親切

手携荷葉一包，昂然自外歸，非常得意地以所攜荷葉交與先大姊，並謂豬肝滲湯，以佐早膳。至午飯時，家人圍棹共飯，將散，先大兄以激昂口氣說：您們方才所吃的湯，非豬肝，是太平年間萬金買入的人肝，家聞之，幾皆作嘔。今天想起人，人肝亦猶如豬肝，色較淡，其嫩無比，然亦太殘忍也。

最懷念的三屆國慶

寫辛亥武昌首義小事憶往，不免聯想到我生平最值得懷戀的三個國慶日。第一次，是起義後第二年十月十日，我已攻讀省會附屬高等小學堂一年級，武昌各界發起慶祝大會，入晚，舉行提燈遊行，我被推為「掌旗官」，學校制服還未製定，大家多半穿着長袍，燈籠也趕辦不及，各式各樣模樣的大小燈籠都拿出來，城關一夜，欣喜若狂。第二次，是民國六年十月十日，我隨先君居北平，時正張勦串演廢帝復辟鬧戲收場不久。天安門及東長安街張燈結彩，市民歡欣鼓舞，尤其東交民巷之各國外交使節，憑欄着化裝遊行，大家内心上已曉得摧毀了復辟夢，延續了中華民國國祚，是值得高興的。第三次是三十四年十月十日，我由上海路過南京，上午各界民衆在市立體育場開慶祝大會，各線路手持小國旗之男女隊伍絡繹不絕，新街口懸有世界上五大巨人之油畫，夫子廟中華路以及中山大道，鞭炮聲與高躊舞獅，沿途皆是，人們已瞭解中華國魂復醒，位列世界五強之一，更是值得共慶的。